

平民主義

三

王

(本 劇)

第
六
一
號



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 出 版

王三

人物

王三

王妻

趙五

張七

時間——一八八八年

地點——某大都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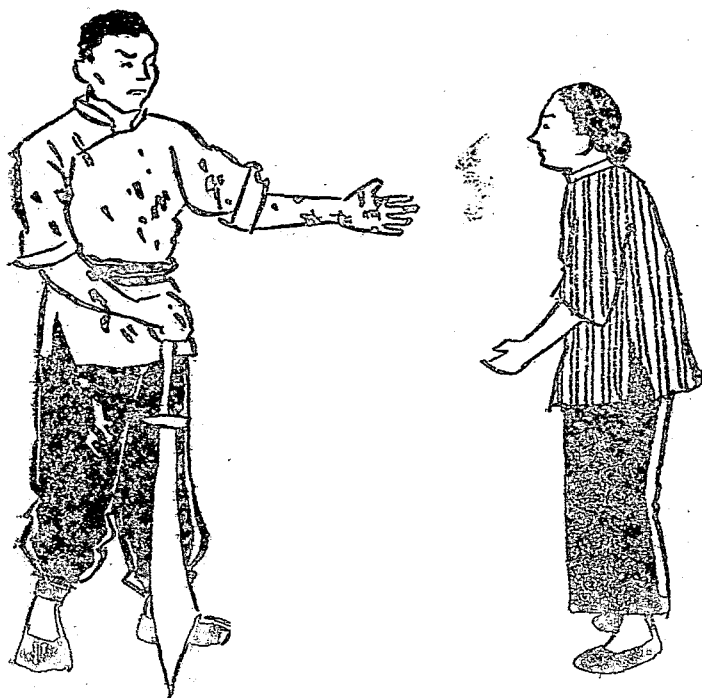
三 王

佈景——一間很破陋的屋子。王妻正盼望着王三回來，果然王三就回來了。可是夫妻見面，妻的情態非常熟，夫的情態却非常冷。他的一副面孔叫人看了，彷彿覺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似的。看了他一身一手的鮮血斑點，不消說，更是叫人感覺一種殺氣。

王妻 你從那裏回來？

王三 從那裏回來？你說我從那裏回來！你瞧瞧我這雙手，你瞧瞧我這一身，你瞧瞧我這刀上的血！

王妻 那麼，我先取盆水來你洗手。



▲王妻取了一臉盆水來。王三洗手。

王妻 其實，你那身衣服亦應該換換。

王三 換？拿什麼換？唉！我怎麼會吃了這碗倒霉飯！

王妻 不吃又怎麼辦呢？

王三 我簡直不能瞧我這身衣服，一瞧，我的手腳就發軟，我的心就發酸，我的眼就發花，彷彿看見無數冤魂怨鬼圍着我哭哭啼啼！

王妻 那麼你就脫去這身衣服罷？

王三 脫去？脫去了，拿什麼來替換？

王妻 你不是還有一件短夾襖嗎？

王三 短夾襖？不是狗兒去年穿到棺材裏去了嗎？

王妻 那麼……

王三 唉！

王妻 那麼今早我在媽家裏借了一件大褂，本來預備去當錢，來替奶奶醫病的，現在你就先換上罷。

王三 奶奶的病怎樣了？

王妻 還是那樣。

王三 那麼還是拿去當罷！

王妻 你先換上罷。奶奶的病我再想法。

王三 怎麼是女人的大褂。

王妻 是我媽的。別人誰肯借衣服給我們當？

王三 這我怎麼穿？

王妻 在家裏穿穿不要緊。

王三 出外呢？

王妻 再想法子。

▲王三換妥了衣服，王妻將他脫下的衣服和大刀順手掛在壁上。

王三 不要掛在這裏！

王妻 那麼掛到那裏去？

王三 扔到後面井裏去！

王妻 那麼？

王三 那麼？……

王妻 你真不想再吃這碗飯麼？

王三 難道你願意我做一輩子的「劊子手」麼？難道你願意你的丈夫一輩子殺人麼？你以為我是專門到這世界上來殺人的麼？你惟願我整天整夜的被冤魂

怨鬼壓着麼？

王妻 你今天幹嗎這麼大的氣？我又沒得罪你？

王三 氣！哼！

王妻 你今天在外面受了誰的冤麼？

王三 冤？冤大着啦！唉！（彷彿見鬼似的。）你們！你們！我求你們不要跟着我罷！饒了我罷！我向你們謝罪。（跪下。）你們覺得你們死得冤枉麼？但是——但是這不能怪我呀！我不過是聽人使用的一個大差役……上頭命令下來了，我怎能不執行

呀？我真是想救你們的心有餘實在力不足呵！朋友……朋友……請你們饒了我罷！……請你們饒了我罷，別要整天的跟着我！

▲說畢倒地，王妻倒了一杯水給他喝，才慢慢的清醒過來。此時聽到後台一陣陣的病者呻吟，非常淒楚。

（排演時病者雖不出臺，但必須有專員負責扮飾。）

王妻
再喝一口水罷？

王三 這是誰的哭聲？

王妻 你不要管她。

王三 這是奶奶的聲音！我要進去看她！好像她在叫
我！你聽，這不是……

▲此時收房租的趙五在外敲門。

王妻 誰呀？

趙五 我呀！

王妻 你是誰呀？

趙五 我是來收房錢的！

王妻 不得了！不得了！收房錢的趙五又來了！

王三 欠他幾個月了？

王妻 三個半月。

王三 （彷彿又見鬼似的。）呀，你們又來了？我請你們不要來呢！你們爲什麼這樣死死的纏着我？我與你們究竟有什麼冤仇？

趙五 （仍在外面。）裏面究竟有人沒？

▲王妻扶着王三入內，復出，慌忙的收拾了大刀和血衣，放在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門角邊。

趙五 裏面死了人麼，怎麼還不開門！

王妻 請進來罷，門沒門啦。

▲收房租的趙五上。

王妻 我說是誰，原來是五爺，您從那兒來？您請坐罷。

趙五 王三在家麼？

王妻 沒有。您是來取房錢麼？

趙五 是的。你們的房錢已經欠了三個多月。我們上頭已經說壞話了，今天非交清不可，不然不但要你

們馬上搬家，恐怕還得你們坐牢呢！

王妻 還是請您通融幾天罷。我們實在沒有錢。這幾天

連我們老太太害病都沒有請醫生！

趙五 誰叫你們不請醫生？

王妻 我們很想請醫生，但是……

趙五 但是沒有錢，對嗎？

王妻 五爺真是曉得我們窮人的苦處。所以房錢還得請您遲延幾天。

趙五 這可不成！欠了三個多月，不能再遲延了！你們

不要使我爲難罷，我也是幫人收租的。倘若這房子是我的，像你這樣的人住，就是不給錢也不要緊。可是我們的東家那可不成！欠了他的房錢，不但要搬家，還得坐牢！

王妻
還是求您費心向房東老爺說個情面罷？通融這個月，下月決不再通融。

趙五
(癡望着王妻。)其實像你這樣的人，就不應該欠人的房錢。你有多大年紀呀？

王妻
你這話問得太奇怪！

趙五 我問你有幾歲？

王妻 你爲什麼要問我的年紀？

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問問，並沒有什麼意思。多少？

王妻 二十四——不，四十二。

趙五 我看你只有二十四。你要是有幾件新衣服穿上倒很不壞。真是一朵鮮花插在污泥裏！哈哈哈哈哈！

王妻 你笑什麼？

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笑笑罷了，並沒什麼意外的意思。

哈哈哈哈哈！

王妻 請您不要笑了罷，笑得使人怪難受的！

趙五 好，我不笑了，我問你：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？

王妻 出門去了。

趙五 他一會兒回來麼？

王妻 恐怕他一時不能回。房錢遲早總要給您的，請您不必在這兒等候罷？

趙五 房錢遲付早付倒不要緊，不過……

王妻 不過？

趙五 不過我想乘王三沒有回，在你這裏歇一會兒。

王妻 那麼您儘管歇息，不過沒有茶給您喝。

趙五 用不着茶，和你談談就很止渴了！房錢請你放心，什麼時候有，什麼時候給我，萬一你們沒有錢，我替你們給亦不要緊。

王妻 這倒不必，只要請您遲延幾天，我們就感恩不盡了。

趙五 這沒有什麼不可！不過——不過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？

王妻 上衙門去了。

趙五 上衙門去了？

王妻 對，上衙門去了，

趙五 是與人打官司去了麼？

王妻 不，他向來在衙門裏當差。

趙五 做官麼？

王妻 做官。

趙五 做什麼官？

王妻 做一種官。

趙五 做那種官？

王妻 很大的一種官。

趙五 你能說得出他的官銜麼？

王妻 這倒說不清。我只知道他在衙門裏權柄很大，一切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！

趙五 一切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？

王妻 對！都在他的巴掌心裏。

趙五 這倒很奇怪：你的當家的既然在衙門裏有這麼大的權柄，就應該很有錢，爲什麼你們還這樣的窮，連房錢都付不出呢？

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不要錢。

趙五 這也許是你們當家的不會做官？

王妻 不，他很會做官！

趙五 既會做官，爲什麼不會弄錢呢？你瞧，現在那個做官的沒有發財？

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太老實。

趙五 做官就不應該老實，老實就不應該做官——我近來很厭煩替人收租錢，很想找個官兒做做，可惜沒有門路。你可以向王三說說，看看他還有什麼門

路麼？萬一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差事，我也可以暫時幫幫他的忙，替他計畫計畫發財的方法。

王妻

這真好極了。等我們當家的回來了，我與他商量商量，真是，他真是太老實了！在衙門裏做這大的官，還會沒有錢過活，說來誰肯信！

趙五

只怪他太老實，太愚蠢，手腕太不靈，將來你瞧我的！

王妻

我準相信您會弄錢。因為您替人收了這多年的租錢，是很富有弄錢的經驗！噯呀，我要進去了，

我們老太太醒了！

趙五 你們老太太真是病了麼？

王妻 可不是嗎？天天想請醫生來瞧……

趙五 爲什麼不請？也是因爲沒有錢麼？我這兒借你兩塊錢罷。

▲交錢給王妻。

王妻 這就不敢當了！我覺您真是一個心腸慈善的慈善家！

趙五 我也覺得你真是一個很可憐很可愛的美人！

▲裏面病人的呻吟此時更急切。

王妻 對不住，我要進去看老太太了。

趙五 我一會兒再來。王三回來了，請不要忘了我的事。

▲趙五下。片刻王三的同事張七上。

張七 三嫂，三哥回來了沒？

王妻 剛回來。

張七 在家麼？

王妻 在裏面。

三
張七 他今天回來的時候很生氣罷？

王妻

可不是嗎？你知道他今天爲什麼這麼生氣？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見神見鬼的。

張七

也難怪他要生氣——今天上午衙門裏殺一個人，連砍七刀，頭才下來，下午又要殺一個，三哥到底不允下手，又沒有別人敢去代替，所以不得已只好來央求他。現在他們叫我來請三哥去，叫他不要怕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！說也奇怪，三哥經手殺了這麼些人，他從來不怕，不知他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害怕？

王妻 三哥既是這樣害怕，你爲什麼不代替他幹呢？

張七 我那兒成？我只能做三哥的副手，叫我做正手，我就幹不了了！

王妻 這件案子你們分到多少錢？

張七 據說分到三哥名下有二十塊錢，到我名下有十塊錢。

王妻 錢還沒有分下來麼？

張七 案子還沒了，怎麼就可以分錢？你去勸勸三哥罷，叫他趕快去完了這件案子。倘若他不去，不

但這二十塊錢分不到手，恐怕差事也難保！

王妻 他已經說過他寧可做叫化子，再也不願幹『劊子手』了。

張七 不願再幹劊子手了？

王妻 對。

張七 你讓他幹麼？

王妻 他不願幹，我也沒法兒勉強他幹！

張七 你不想他幹？

王妻 我雖然不願他幹，可是又不能不想他幹。你想，

現在我們的房錢欠了三個多月，老太太還病在床
上等錢來請醫生，米也沒有了，冬天也快到了，
棉衣還不知道在那裏，你瞧，倘若他認真不幹，
我們這一家怎樣過活？

張七 假如現在有二十塊錢的收入，也很可以救濟一下！
王妻 可不是嗎？

張七 那麼你趕快設法勸勸他罷。

王妻 我實在沒法。你呢？

張七 我倒有個法子。三哥不是很歡喜喝酒嗎？我現在

身邊還有一瓶白乾酒，（由衣袋內取出一瓶酒來，）我們想法勸他的酒，待我喝得差不了，再把那把大刀交給他，你還怕他不殺人！

王妻 怎麼你身邊常常帶着酒？

張七 沒有一個劊子手身邊可以離酒的。沒有酒，心不橫，刀不硬，手不勁！

王妻 你三哥平日殺人，也喝酒麼？

張七 喝的，可喝的太少。今天殺那個人，所以連砍七刀，頭還不落地的緣故，都是因爲他没喝醉！現

在我們要特地把他灌醉！把他灌得醉醺醺的，叫他心不由主！他現在在裏面麼？你去請他來，讓我來灌他！待他醉了，不由得他的心不橫硬起來，不愁他手上的大刀不向人頭上砍去！

王妻

那麼我去叫他。他已經來了！

王三

我以爲收房錢的趙五在這兒逼賬，嚇得我半天不敢出來，原來是老七在這兒高譚闊論！

王妻

趙五本是來過，剛走。

王三

房錢怎樣？

王妻 他說今天非要不可！停會兒再來！

張七 咱們衙門裏的餉也許快要發了罷？

王三 得了罷！我就餓死，再也不指望衙門裏的那幾塊造孽錢！

張七 三哥，你這話我很不明白！

王三 這有什麼不明白！就是『劊子手』這碗飯，我起誓不吃了！

張七 三哥要不幹了麼！

王三 這那是人幹的活，整天整夜的殺人！世界上可幹

的事多着啦，爲什麼要整天整夜的刀不離手，手不離刀的過着屠夫的生活？

張七

三哥這話對，不是三哥提醒我，我倒糊塗了！咱倆這碗飯簡直不是人吃的！從此咱倆再不吃這碗飯了！三嫂，拿兩個大碗來，我要與三哥喝上幾碗，痛快一下！

王三

真是悶氣得很！

張七

可不是嗎？喝上幾碗白乾，心裏定會舒服點！

▲王妻拿上兩個飯碗。每人喝了一碗。

王三 說來也怪，早晨那個死鬼怎麼連砍七刀，頭才落地？莫非這裏頭有什麼冤屈？

張七 是三哥心裏不願意，所以頭難落地。

▲說話之間，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，王三一飲而盡。

王三 我真是不願幹這個殺人的勾當。你不厭煩這個勾當麼，老七？

張七 那能不厭煩？不過是沒有法。你想咱們不幹這個把戲，咱們幹什麼？

▲說話之間，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，王三又一飲而盡。

王三 咱們不能做點小買賣麼？

張七 本錢呢？

王三 借去！

張七 那裏借去？哼！談何容易，這年頭做買賣！何況你還沒有本錢？就是有本錢也不容易！

王三 那麼咱們幫人打雜去？

張七 幫人打雜去？上那兒打雜去，請問？

王三 托人找去！

張七 誰肯替你找去，這年頭？

▲說話之間，彼此又痛飲了一碗。此時王三已有了幾分醉意，突然把桌子一拍，兩只眼睛一翻。裏面病人的呻吟聲也加大。

王三 那麼咱們幹嗎去？

張七 你說！

王三 你說！

張七 我說咱們還是殺人去！

王三 還是殺人去？

張七 還是殺人去！

▲王三突然放聲大哭。

王妻 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張七 他已經醉了！快！拿他的大刀和血衣來！

張七 快給他！剛好，殺人的時候正到了！

▲王妻與張七替王三換上原來的血衣，把大刀放在

他手上。

王三 你……你們這……這幹嗎？

張七 叫你殺人去！

王三 殺人去？

張七 對，殺人去！

▲王三正欲衝出門去，裏面病人的呼聲忽然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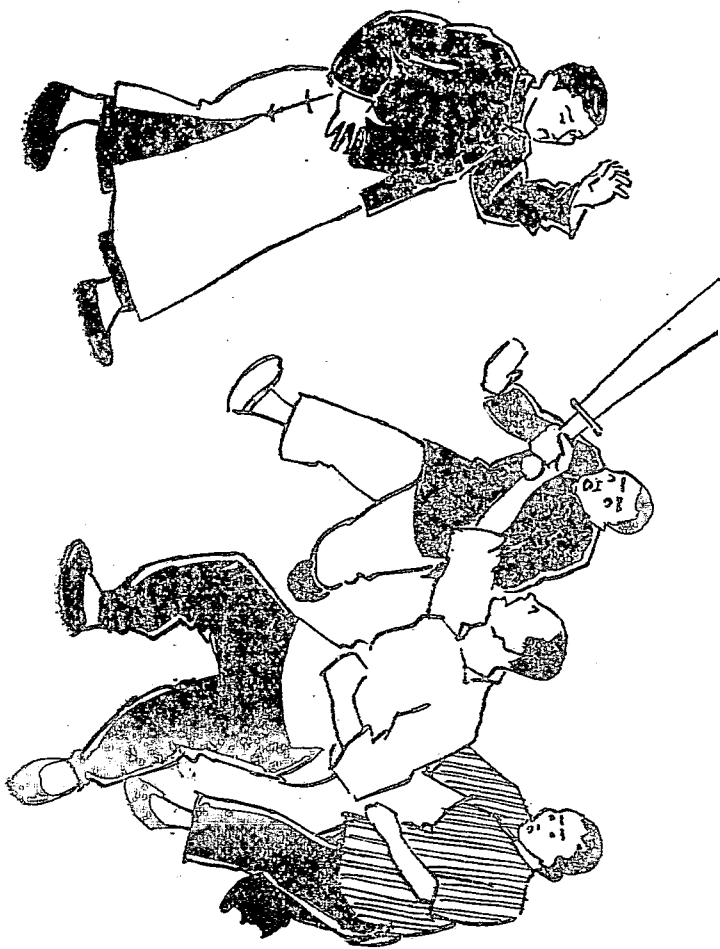
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？

王妻 奶奶的呼聲！

▲王三回轉身來低下頭，手中的刀往下垂。接着又

是敲門聲。

趙五 王三回來了麼？



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？

王妻 這是收房錢的趙五敲門！

▲趙五上。王三一見趙五連叫帶做的拿起刀來就要殺，嚇得趙五滿場飛跑。結果王三趙五均跌倒，王三一刀砍在一枝板凳腳上，半天不能開口，只微微的聽見他的喘息聲。趙五只是嚇得一頭的冷汗，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。

趙五 這……這……是怎……怎麼一回事？

王妻 這是因爲他喝醉了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廿一年十月

王三(一册)

初版
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者

熊佛西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 羅菊農

熊佛西 熊子滌

趙澄 謝剛主

述初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攝華印書局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用本
翻印
必究

